

# 叛逆的青春, 别样的英雄

## ——简析新锐军旅小说英雄形象的塑造

张 震<sup>①</sup>

(武警南京指挥学院, 南京 210038)

**摘 要:** 在新世纪的军旅小说创作阵营中, 涌现了一批新锐作家, 他们的作品具有不同于以往军旅小说的特质, 最为显著的就是其塑造的英雄人物青春叛逆, 在纪律严明的军营也要极力张扬个性, 但他们同时也怀揣着英雄梦想, 忠勇尚武, 渴望建立功勋。

**关键词:** 新锐军旅小说; 英雄形象; 叛逆

**Rebellious Youth, Special Hero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heroic images in new and vigorous brigade novels  
ZHANG Zhen  
(Nanjing Command College of Armed Police Forces, Nanjing Jiangsu 210038)

**Abstract** In the new century, a group of new and vigorous young writers emerged prominently in the camp of army novel creation. Their works hav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army novels.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s are that the heroic figures created in these works are young and rebellious and that they do their utmost to publicizing their personality even in a military camp with strict discipline. At the same time, loyal and brave and believing in military training they harbor heroic dreams, longing for doing meritorious deeds.

**Key words** new and vigorous; brigade novel; heroic image; rebellion

21 世纪初, 以刘猛、刘健、漠北狼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锐军旅小说作家一举跃入文坛, 给军旅小说的创作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 也让熟稔传统军旅小说的读者为之耳目一新。之所以冠之以“新锐”, 主要是因为这批作者大都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 基于自身的经历和感悟、追求与梦想, 他们倾情抒写同龄人在军营的生活: 写他们不再崇高、近乎世俗甚至有点荒诞的入伍动机; 写他们身上的青春叛逆和忠勇尚武意识的萌动与外显; 写他们自由散漫的个性与军营铁的纪律之间的冲撞; 写他们在这些冲撞之中磕磕绊绊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军人的历程……代表作如刘健的《战士》、刘猛的《狼牙》、漠北狼的《兵王》等等, 在这些作品所塑造的英雄形象身上凸现了与以往军旅小说不同的一些特质。

一 理想崇高的入伍动机向平凡现实的务实转变

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 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军人的入伍动机说到底其实也是人的需求的一种现实体现。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中, 许多投身革命的先辈最初的入伍动机其实非常单纯直接, 要么是为了吃上饱饭这种生理需求, 要么是为了躲避迫害这种安全需求, 至于那些更高层次的入伍动机则完全是参军后通过教育才转变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50~60 年代, 革命战争胜利的豪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再加上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要求, 使得军旅小说的创作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09-07-08  
作者简介: 张震 (1976-), 男, 江苏盐城人, 武警南京指挥学院讲师, 文学硕士, 主要从事现当代军旅文学研究。

但凡谈及军人的入伍动机,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建设新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种入伍动机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自有它合理真实的一面,但过多的渲染书写却掩盖了军人个体在“大我”之下作为“小我”的真实入伍动机,这种情况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随着文革的结束,人道主义思潮的回流与涌动,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反映在军旅小说创作中便是军人的入伍动机由理想崇高走向平凡务实,以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等为代表的军旅作家首先奏响了“农家军歌”,道出了农民出身军人改变自己土里刨食命运的入伍动机。而到了新锐军旅作家的笔下,年轻一代的入伍动机则被进一步推向平凡甚至有几分荒诞,如《战士》中主人公刘健的入伍动机最具有代表性:

到军队去!大丈夫当战死疆场、马革裹尸。

到军队去!效忠君主、佐证性别,捍卫战祖先的刚烈英名。

到军队去!励精图治、好风长吟,报报被学校击中要害的一箭之仇。

到军队去!披甲挂胄、金戈铁马,甩给父亲年轻时代的一记响亮耳光。

到军队去!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用音乐给解放军开剂补药!提提精神!

到军队去!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等我在军队里混出了名堂,安排手下把校长和教务处主任接到我的官邸住上一段时间,每天派人给他们送去山珍海味!<sup>[1]</sup>

其他如刘猛《狼牙》中的林锐为了维护自己的恋人,屡次打架斗殴,终被学校开除,恨铁不成钢的父亲一怒之下把他送到了特种部队,想让部队好好调教调教自己顽劣成性的儿子,而林锐也天真地以为自己只是去当什么“政治条件兵”,在部队随便混上几年就可以退伍,回去靠在市政府工作的老爷子安排个工作,等恋人大学毕业之后就可以过上幸福的二人世界;漠北狼《兵王》中的鸿飞,这个从小生长在军营的年轻人早就腻味了军营,和林锐一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入伍动机,都是被自己的父亲强行送到部队接受锻炼以期“百炼成钢”的,在木已成舟的事实面前,他脑子里想的只是如何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就是这般崇高与世俗、庄严与滑稽并举的入伍动机,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比的真实,它既是对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年轻人入伍动机的真实反映,更是对传统那种理想崇高入伍动机的反拨。

## 二 张扬个性与军规军纪的碰撞冲突

就军队而言,在传统的管理观念理解中,“循规蹈矩”无条件服从命令近乎盲从式的军人才是好军人,而那些自我意识强烈总想发表意见或宣泄不满的军人则无一例外都是领导眼中的“刺头兵”、“问题兵”,如《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的陈煜,《我是太阳》中的关京阳……但真正能给部队发展带来新鲜血液,能及时给部队建设出谋划策,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更多的却是这些领导眼中的“问题兵”、“刺头兵”。到了新锐军旅作家的笔下,这些“问题兵”、“刺头兵”得到了全新的书写,作为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年轻人,他们身处改革开放引发的新旧两种观念的转型过渡期,一方面,许多传统的规则、标准、秩序在以经济衡量一切的社会潜规则面前要么固守最后防线,要么趋于土崩瓦解,原先庄严崇高的变得滑稽可笑,原先天经地义的变得无足轻重,原先无懈可击的则变得漏洞百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引发新旧观念交替更迭的同时也促成了人性解放思潮的重新涌动,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对人的重新发现,使得个性的张扬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在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中出生、成长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满脑子青春叛逆,敢于藐视一切貌似崇高、权威的东西,在校期间他们无视校规校纪的约束,旷课逃学、酗酒早恋、打架斗殴……在被学校开除后,无奈的父母只好把他们送到部队接受锻炼,即使不能“百炼成钢”但也至少能修身养性。但在纪律严明的军营,为了凝聚军队的战斗力,要求的是“步调一致听指挥”,对军人而言要求更多的是作为整体的共性,而至于个体的个性则被压缩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铁的纪律根本容不得你肆意张扬自己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散漫、顽劣成性的他们与军规军纪之间便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

《战士》中的刘健在军营里贴小广告卖吉他、收购军邮,和地方女孩进舞厅,还与一名外国女人交往过密,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想竟然试图挑惹边界事端引发战争;《狼牙》中的林锐在特种部队新兵连受训期间吃不了那份苦、受不了那份罪,恼怒绝望之下他罢训并冲撞老兵,结果吃了连长的“黑拳”,再加上来队的女友哭诉自己在家被人欺负,上述种种因素的叠加竟然使他当了逃兵;《兵王》中的鸿飞自幼生长在部队大院熟谙部队的人情世故,本来在军队可以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年少气盛、个

性张扬的他却与班长多次发生口头争执,在遭到班长的打罚之后,盛怒之下的他竟然持枪追赶班长,结果不但砸坏了步枪,还在营区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骨子里叛逆张扬,不但对传统的诸如“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之类的行事准则不屑一顾,相反还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些传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突击”:他们容不得老兵对新兵的特权与打罚,过不惯“苦行僧”式的军营生活,受不了军纪对个人自由的束缚,军队这些特有的“潜规则”和“清规戒律”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对个性自由、生活情趣的“无情扼杀”!这些年轻人与军纪之间的冲撞,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军在管理理念、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军纪的固化与封闭常常使得它滞后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些陈旧落后、简单粗放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仍在军队大行其道,为了营造和谐军营我们就必须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与时俱进”、“以人为本”。

### 三 尚武精神与英雄梦想的交织激荡

和平年代的军人在河清海晏的日子里曾经一度迷失了自己,找不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目标与方向。在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军人的英雄主义激情得到了极致的挥洒,英雄主义梦想也得到了现实的成就——战争是他们展示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伤疤是他们炫耀战功的勋章。可到了河清海晏、铸剑为犁的和平年代,在商品经济大潮的裹挟之下,军队以及军人的地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作为军人的自信与骄傲也随之受挫,和平年代军人的英雄主义激情和梦想在功利性的社会面前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是“醉太平”还是以“战争目光”重新自我审视定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彷徨,和平年代的军人逐渐意识到:一方面,当今世界的主题虽然是和平与发展,但由种族、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因素引发的局部战争却时有发生,国内的东突、藏独、台独三股分裂势力也一直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南海领土之争以及资源的被侵吞更是我们的心头之痛。另一方面,战争也正以更多的形式呈现——身处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如何永葆军人本色,自觉抵御各种诱惑不褪色、不变质;面对自然灾害、公共突发事件,军人当如何迎难而上积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由高科技引发的新军事变革也对军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人又应当如何积极应对,去努力挑战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居安思危,我们就会发现战争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而军人挥洒英雄主义激情、成就英雄主义梦想的舞台空间也更加宽广,至此积淀在军人心中的尚武精神再一次被激发。

《战士》中的刘健从严格意义上讲算不上是一个好兵,屡犯军规使他成为军营上下侧目的刺头兵,但就是这样的刺头兵,他也有着自己的英雄梦,“到军队去!大丈夫当战死疆场、马革裹尸。到军队去!效忠君主、佐证性别,捍卫骁战祖先的刚烈英名。”<sup>[1]</sup>在历史上曾经发生战事的边境戍边时,曾经的战争让他魂牵梦绕、躁动不已,面对对方边民的寻衅滋事,他义愤填膺、血脉贲张,甚至试图挑惹事端激发战争,从而成就自己的英雄梦。《狼牙》中的林锐是一个让学校和父母伤透脑筋的问题少年,参军入伍后在新兵连曾经当过逃兵,但在逃跑的过程中他却见义勇为,解救了一名遭绑架的女孩,从而戏剧性的一跃成了炙手可热的英雄,面对集“逃兵”与“英雄”于一身的林锐,特种大队领导赏罚分明,领导的开明和公正使得林锐幡然悔悟并最终激发了他的信心与潜能,经过在特种部队无数次摔打,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特种兵,并在素有“惊险惨烈超乎想象”的“爱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中和战友一起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兵王》中的鸿飞渐渐明白了部队是个雄性的地方,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汗水,部队里只适合强者生存,就像大浪淘沙一样,留下的全部是适合部队生活的金子。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更为了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这个曾经持枪追得班长惊慌失色、四处乱窜的兵,发誓要通过刻苦训练成为“兵”中之“王”,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勇气、胆略、智慧、韧性成为特种兵B大队的一员。

这些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年轻人,在校期间无拘无束、肆意妄为,在纪律严明的军营里也要极力张扬个性,敢于挑战、冲击一切他们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或规则,但在他们的身上同时也有英雄主义梦想在激荡,渴望成为英雄佐证自己男儿本色的壮志雄心在鼓荡。通过作品,我们看到了他们在与军纪军规的不断冲撞之中,磕磕绊绊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过程,看到了爱国尚武精神在这些年轻人心中的涌动澎湃。我们可以非常乐观地相信,在未来战场上他们一定会勇敢担起保家卫国、捍卫主权的重任。

参考文献:

[1] 刘健.战士[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30

责任编辑:黄声波